

首届“芙蓉文学双年榜”青睐关注现实的文学作品,与屈原的精神内核一脉相承——

汨罗江畔,文学生生不息

阅读提示

近日,全国各地的文学名家齐聚汨罗江畔,第一届“芙蓉文学双年榜”诞生。榜单青睐关注现实的文学作品,这样的评价体系与屈原的精神内核一脉相承。

本报记者 苏墨

“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日前,汨罗江畔,来自全国各地的文学名家齐聚,第一届“芙蓉文学双年榜”诞生。“汨罗与文学的关系,是生生不息的关系。”《芙蓉》杂志编委会主任、第一届“芙蓉文学双年榜”组委会组长龚晖光说。

一场文学寻根之旅

两千多年前,屈原写下了《离骚》《天问》《九歌》等不朽名篇,开启了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绚丽源头。“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屈原身后,亦有司马迁、杜甫、范仲淹等先贤行吟江畔。莫言说:“文学根何在,龙舟下汨罗。”余光中感叹:“蓝墨水的上游是汨罗江。”汨罗江,滋养了一代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于是,在商讨第一届“芙蓉文学双年榜”该在哪里发布榜单的时候,大家整齐地投给

了汨罗——这是一场文学寻根之旅。“文学贵在新变,但变中有恒。就像我们无论跋涉多远、漂泊何方,梦中总有原乡。无论我们被命运折磨得如何苍老疲惫,归来仍是天真赤子和快乐少年。”此次“桂冠作品”获得者、著名作家韩少功将汨罗视为他的文学原乡。

16岁时,韩少功作为全国数千万知青之一,来到汨罗生活,在此度过十年。“就是眼前这一片辽阔山水,当年抚慰了我的青春,滋养了我的心扉,磨砺了我的体肤与筋骨,让我开始懂得什么是社会与人性。”这次的上榜作品《长岭记》,就是他当年在汨罗江畔一盏油灯旁写下来的。

文学的新磁场

本届双年榜上榜作家,既有韩少功、范小青、东西、南翔、鲍尔吉·原野等文坛常青树,也有李修文、卢一萍、李宏伟、塞壬、刘羊等70后代表作家,还有孙频、王威廉、陈春成、杨知寒等80后、90后新锐力量。

这些横跨六七十年代际的写作者,在地理位置上也相差千里,从东北到西南,从中原到江南,从大草原到大湾区……但在众多的不同之外,他们的文学生长与繁盛都离不开一本已经43岁的文学期刊——《芙蓉》。这本杂志被誉为“新时期中国文学的一片沃土”“湘湖文化名片”,它不仅培养了一代代“文学湘军”,也聚拢了一大批国内一流作家。

“我们设立‘芙蓉文学双年榜’,是给中国

文学设立一个特质鲜明的评价体系,我们关注现实、关切民生,偏爱带有对现实的描摹和思考,同时带有深情的作品。”湖南文艺出版社社长、芙蓉杂志社社长陈新文认为,这样的评价体系与屈原的精神内核一脉相承。

上榜作品的推荐、评审专家为当代文坛最活跃的评论家、作家、学者、出版家和媒体人。除了严格的评选流程之外,“芙蓉文学双年榜”还设立了丰厚的奖金,桂冠作品奖金为50万元,其他9部上榜作品均为10万元,以此激励新老写作者。

“要感谢《芙蓉》杂志对青年作者长期的鼓励和信任,这是我们写作中的光亮所在。”90后作家杨知寒被认为是“东北文艺复兴”的新秀作家,此次他的上榜作品《出徒》,文字劲道、充满机锋,讲述了一个家庭亲人间在仇恨与袒护后最终温情和解的故事。他说,只要还有文学,便不会失去一条观照他人的路径。

“不到潇湘岂有诗”

从屈原开始,荆楚的风水便格外滋养中国人。如今,残雪、蔡测海、水运宪、何立伟、王跃文、汤素兰、匡国泰、何顿、田耳、沈念、马笑泉、刘年、张战等人是活跃在当今文坛的干将,更有韩少功、甘征文、彭见明、熊育群等一批获得全国性文学大奖的作家。

今年年初的图书订货会上,湖南主力作家一口气推出六部作品:《戴花》《家山》《国木》《如何是好》《城堡之外》和《子子——镇上

人城里生存文本》。前两部还入选中国作协首批“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项目。

水运宪的长篇小说《戴花》取材于作家青年时期的工人经历,书名来自歌词“戴花要戴大红花”,是为工人立传、歌颂劳模精神的真诚之作。“世界上最勤奋的人已经老了,但文学不会忘记他们”,《戴花》给中国工业题材小说提供了新样本。

湖南省作协主席王跃文的《家山》,聚焦20世纪上半叶的南方乡村沙湾,将湖湘方言之神韵和楚风浪漫之精神自然交织,写尽寻常百姓的悲欢命运。

“不到潇湘岂有诗”,从古至今,文学湘军便不让人。陈新文认为,文学之所以恒在,是因为人的基因里就有文学表达的冲动和用文学宽慰心灵的需求。“人类一直需要文学。人心是相通的,好的文学作品永远直通人心。”

重建当下心灵的广度与包容度,反思人类的新坐标和新连接,寻找、发现中国人心灵的幽微之处,湖南作家从未缺席。

在湖南作家之外,《芙蓉》等湖南文学杂志、出版机构也聚拢了一大批国内一流作家。汪曾祺、王蒙、莫言、舒婷、刘心武等著名作家,均在《芙蓉》杂志发表过多篇文章。《芙蓉》杂志还推出了一大批70后、80后作家,如70后作家鲁敏、李修文、乔叶、李浩、葛亮、李骏虎等,新生代作家李唐、王苏新、郑在欢、王占黑、庞羽、贾茗萱等。“《芙蓉》杂志的‘在场’,给中国当代文学设立了独具特色的评价体系。”陈新文说。

新书推荐

大楼与车间之中 名人与工人故事



《蚌壳与珍珠》 陈保平 陈丹燕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无尘车间》 塞壬 著 译林出版社



《希区柯克的12种人生》 [英]爱德华·怀特 著 黄渊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两只小老鼠》 [德]英戈·西格纳 著 林澜 译 朝华出版社

武康大楼是上海的一座地标性百年建筑,具有浓厚的历史价值和强烈的艺术气息。本书作者采访武康大楼的居民,由居民们讲述这座大楼的历史。受访者有画家、大学教授、作家、医生、物业经理、公司职员等多种身份,叙述了武康大楼和中国、上海近现代百年的历史,讲述了当时的文化演艺界人士以及公司职员等丰富生动的人生故事。

读这本书,让人犹如身临历史之境。全书有60多张采访现场拍摄的照片,以及一个嵌入书中的小视频——武康大楼的影像与声音,增强了图书的历史感、生动感和现场感。

东莞是知名的制造业城市,这里林立着成千上万家工厂,无数的产品从这里走向世界,同时这里还有从全国各地慕名而来的打工者。

作家塞壬于2020年、2021年间,走进东莞的工厂,前后耗时80余天,深入一线,在电子厂、模具厂、首饰厂等,与做工的人同吃同住,记录下打工者的真实身影——很多人抱怨“996”,他们却关心是否有班可加;他们看重自己的劳动,会为应得的报酬据理力争;下了班的烧烤摊上,他们也会谈梦想、谈家乡、谈爱情。恰恰是这些隐身于城市的打工者们托起了城市,成为其坚实的底部。

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是英国电影导演及制片人,在长达60年的艺术生涯中,他共拍摄了超过50部电影,被称为“悬疑电影大师”。对很多人来说,“希区柯克”这个名字代表了一种电影手法的精神,成了悬疑惊悚的代名词。作者探讨了希区柯克电影风格如何诞生,如何成为悬疑电影类型的标识,以及它的遗产如何继续塑造着我们的文化世界。

本书分12章,不以编年体传记的时间线为线索,而是以不同的人生类型阐述了希区柯克生活和工作的不同方面,12个角度中的每一个都揭示了希区柯克的个人经历和他已经成为神话的那些真实源头,展示了他通过电影投射出的自己的不同版本。

一个有关友谊和冒险的精彩故事,作者重新演绎了“城市老鼠遇到乡村老鼠”这个有趣的主题,塑造出一对让人过目难忘的最佳拍档:文采横溢、腼腆的城市鼠艾利奥特和聪明善良、大胆的乡村鼠伊莎贝拉。他们从陌生到成为好朋友,从性格秉性迥异到互相包容同存异,一起经历了诸多有趣的冒险,遇到了可以互相帮助的朋友,也遇到了需要制服的坏蛋。

本系列目前共5册,涵盖友谊、互助、冒险、探秘、克服困难、拯救等趣味主题,让小读者仿佛变成小老鼠在经历重重冒险的同时还能学会与人交往,提升表达力。(云外)

《新论语》,让更多人读懂经典

郑东海

“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谁能想到,一个在乱世中辗转各国之间、郁郁不得志的学者,竟能在去世百年后成为号召天下的木铎,并遭泽千年至今呢?他的弟子可能也没想到。

《论语》作为中国文化的经典,博大精深,但也会给人结构偏散的感觉。学者们针对其研究通常只是注释,以阐释其中的“微言大义”,而钱宁的《新论语》则大胆尝试对《论语》进行重新修订,使其从结构上系统化、逻辑上条理化。

钱宁用他深厚的国学积累、专业的哲学认识、犀利的学者眼光将论语“解构”,以仁为主线和起点,内篇囊括孔子言谈论述,外篇记叙言行例证。内篇中,以核心篇阐述仁之道,以路经篇分说求仁之途,以实践篇探讨仁之用,以例证篇借仁之例阐发仁之实质,以哲思篇依天命探讨仁之哲学。外篇中,评价篇记录孔子形象树立标杆,记忆篇记叙孔子言行引领践行,阐释篇记述弟子阐释启发思考,从而在并无增删的前提下,将《论语》中散乱的条目收拢归类,排布清晰,以编订之功,使读者可以提纲挈领、事半功倍。编订之外,钱宁亦将自己对各条目的理解思考以精炼语言点评于下,帮助学习、促进理解、启发新思。

钱宁大胆更新了论语的编排例证,用一个崭新的逻辑框架将儒家箴言进行归类梳理。葛剑雄教授称其:“不加一字,不减一字,编而不作,《论语》一新。”

重构后的《论语》清晰呈现出孔子的思想脉络,成为无需繁琐注释的经典。即使是初读者,也能破开迷雾、撩开帘幕、入其堂室。

让更多的人记住《论语》充满生命力的名言,让更多的人轻松读懂《论语》,读懂孔子,这应该是《新论语》出版的初衷和价值所在。



读书的人

近日,在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墨尔本的吕费湖公园,一位当地姑娘独自坐在公园的凳子上读书。

邵小峰 摄/视觉中国

“打工诗歌”的另一种阐释

——读罗德远诗集《黑蚂蚁》

向卫国

“打工诗歌”一词已经出现二十余年,具有特定的身份标记。这里不能不提到诗人罗德远,他主编的《中国打工诗歌四十年精选》,收入全国275位诗人的482首优秀打工诗歌作品,媒体誉其为“一卷打工时代的青春纪念册、一部特殊群体创造的精神史”。

罗德远曾是一份颇具影响力的民间诗报《打工诗人》的创办者,他的诗也几乎都与打工生活有关,他所著的诗集《黑蚂蚁》便是如此。

《黑蚂蚁》全部直接、间接地与罗德远的打工生涯相关。第一辑“我从未与生活为敌”表现的是,一个打工者总是置身于生活“低处”,但无论在什么样的境况下,始终没有放弃生活的理想或者说对“高处”的追求。开篇第一首《在生活的低处》写到“初出家门的乡村女孩”“城市奔走的少年”“拣垃圾的汉子”,他们的生命形象,像一群“黑蚂蚁”或者是“泥土下躁动的蚯蚓”,但他们始终像蚂蚁一样“搬运粮食与光阴/笨拙坚韧”,或者像蚯蚓一样“锲而不舍/为梦想打洞”;

在生活的低处/大片卑微的青春赤足在泥泞的大地/成群结队的根坚持自己的歌唱呐喊

“黑蚂蚁”这个形象多次出现在罗德远的诗里,显然它既是诗人意识中“打工者”的集

体隐喻,更是自况:“一缕来自乡村的风/一只彷徨的黑蚂蚁/我的天真/从未与生活为敌”(《我从未与生活为敌》)。最难得的在于,无论经历怎样的风雨、背负怎样的人生重压,他始终保持对生活的信心:

我慢吞吞走路是在寻找/舒展双腿/我要踢开粘滞的土地/站立起来/会发出旷世惊奇的呼喊

特别幸运的是,罗德远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发出旷世惊奇的呼喊”的方式,这就是他的诗歌。《每位低处写诗者都应加冕》这首诗,让我们感受到诗歌不仅给予诗人以强大的心理能量,可以蔑视生活所给予的种种“委屈”,而且给予诗人一种高度自觉的自我审视、自我完善的理性能力。其强烈的自省意识和类似于托尔斯泰“道德自我完善”的理想和信念,在其他诗人身上确实很少看到。

《黑蚂蚁》第二辑“爱上一个动词:转过身去”,主要记录诗人的打工足迹:有的是诗人早期打工生活中的个人情感回忆,有的是对自己写作生涯的深情回眸和自我省视,还有的是对打工生涯遇到的打工兄弟姐妹的无言怀念。《那年,我与一只蚊子的故事》记述了自己孤独的打工寄居生活中,只能与蚊子为伴,却以写作的笔为奋斗武器。《行吟诗人》等作品都是诗人写作生活的画像,从中不难看出一个诗人成长的朦胧背影。

除了打工生活的记录与回忆,对故乡、亲人的思念、记忆和想象必定是所有作家诗人写作的共同主题。《黑蚂蚁》第三、四辑所收录的正是这样的主题。

《写写乡村的牛皮菜》《中秋月》《眼里蓄满巴山夜雨》《血管里的乡土》《插秧的日子》,从题目即可大体明白诗人所思所想。但诗人也知道,回忆归回忆,思念归思念,不仅当年的乡村生活已经远去,甚至记忆的乡村也早已不复存在,唯有“在都市,和稻草人相互守望”(《在都市,和稻草人相互守望》),才是现在的真实人生。

但是,作为诗人,他还有另一项特权,也是命定的任务,就是通过想象来创造一个不存在的精神的“乡村”,从而把个人的情感寄托于纸上的诗行。也只有这样的诗,才是更为真实而恒久的情感寄托,而现实里的事物(包括传统的乡村)都在经受岁月的风霜洗礼,发生不可逆转的变化。《想给乡村的姑娘写信》记录诗人的另一种心路历程:置身于现代化的都市,身边都是时髦的姑娘,但对一个乡下来的打工者而言,她们又都不过是一些虚幻的影子,永远不如记忆里那个“叫满月的乡村姑娘”真切。诗人只能在想象中给她写一封古老的信,以这种特殊的仪式向消逝的过去诉说无尽的相思。

总之,通过阅读罗德远的诗歌,确乎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诗人,也看到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一个特殊时代的侧影。